

欽定禮記義疏

第三函
第八冊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六十一

祭義第二十四之二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魄。普白反。斃。婢世反。陰。依注讀。陰焄。許云反。蒿。許羔反。黔。其廉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

鬼與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陰讀爲依陰之陰。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爲土壤。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蒿或爲蕪。以先言眾生。又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明

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孔疏黔首黑也。

黑巾蒙頭。漢家僕隸曰蒼頭。以蒼巾爲飾。史記秦命民曰黔首。此記必後人變改之。朱子曰。黑髮之民。則法也。

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孔氏穎達曰。

氣之體。噓吸出入。無性識也。但性識依此氣而生。有氣則有

識。無氣則無識。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謂之

神。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爲聰明。故人之耳目聰明爲

魄。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

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致之。令

其如此也。物之羣衆而生。必皆有死。此本說人。因及物也。鬼

歸也。歸土之形。故謂之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此覆說歸

之義。下又申明人氣爲神。人生則形體與氣合而生。死則形

與氣分。人氣之精魂發揚而升於上。爲神靈光明也。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此等之氣。人間之其情有悽有愴。人與百物共同。但人情識爲多。人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是人神之顯著。故特謂之神也。案孔疏。以蒸蒿爲死者蒸出之氣。悽愴爲人感此氣之情。此百物所同。昭明爲人所獨。故曰神之著分晰最明。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製造爲尊極之稱。尊而名之爲鬼神。以爲萬民之法則也。百眾謂百官眾庶。萬民謂天下眾民。既敬之以鬼神。故下皆畏敬之也。方氏慤曰。神者陽之所爲。鬼者陰之所爲也。言氣則知魄之爲形。言魄則知氣之爲魂。魂亦神也。此止言氣者。以氣爲魂之本。而魂非神之盛故也。形亦鬼也。此止言魄者。以形爲魄之

本而形非鬼之盛故也以主其盛者故止言氣魄而已。陸氏佃曰魂亦神也氣其盛者也體亦鬼也魄其盛者也氣有升而已魄有降而已唯聖人爲能求而合之以教天下故曰教之至也。葉氏夢得曰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物者其聚也變者其散也郊特牲謂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歸於天者知氣升自上也歸於地者體魄降自下也聚散者天之道故精氣猶謂之物升降者人之道故魂氣亦謂之神蓋魂與氣無不之無不在則爲神之盛體與魄有所歸有所化故爲鬼之盛鬼神皆潛於幽而祭以合饗之使民敬畏此所以爲教之至也。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又曰鬼神固是以理言。

然亦不可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吳氏澄曰。氣者。謂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爲神。魄。謂人之體魄。死則其體魄之靈爲鬼。

通論 孔氏穎達曰。此經鬼神本爲人。故下文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其實亦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故禮運列於鬼神。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樂記幽則有鬼神。注云。助天地成物者。是百物之魂。謂之鬼。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

言之通曰鬼神。張子曰：禮記凡言鬼神者，大率以陰陽出入言之。鬼神一物也，以其歸故謂之鬼，歸者自無形中來復歸於無形；自有形中來者復歸於有形，是歸也。魄也者，鬼之盛，指有形體而言，神伸也。鬼歸也，物之所生卽是神，及其終則歸也。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顯而爲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爲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無而已。物變而已，物雖是實，本自虛來，故謂之神；變雖是虛，本緣實得，故謂之鬼。此與上所言神無形而有用，鬼有形而無用，亦相會。朱子曰：易中說游魂爲變，卻只說一邊，精氣爲物，精氣聚則成。

物精氣散則無物。氣爲魂精爲魄。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只說那升者。如殂落之義。則是兼言之。又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嘯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是也。及其散也。則魂游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據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嘯吸之動者。

爲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蓄藏之異耳。合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它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問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云氣嘯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卽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眼體也。眼之光爲魄。耳體

也何以爲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爲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問魂附於體。氣附於魂。可作如是看否。曰也不是。附魂魄是形氣之精英。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又曰人之精神知覺。與夫運動云爲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於外者。故謂之

神之盛四肢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魄但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

案鬼神固是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人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但此章專就人身上說以明宗廟祭祀所由起也言人之生有是氣乃有是形形之知覺爲魄神卽鬼而成有是形卽載是氣氣之運動爲魂鬼卽神而在此人之生惟鬼與神合也然氣聚而形成氣散而形亦化人不能不與百物同而人於百物中得天地之氣之最靈而又食味別聲被色博取百物之精以爲精故其死也魄降於下骨肉陰爲野土其謂之鬼者未嘗不與百物同但物有死而卽泯者有其升騰而爲焄蒿且觸於物而使物悽愴者其氣不盛其神亦不著人則

骨肉之氣發揚於上爲焄蒿悵悵者獨昭明焉蓋其魄具百
物之精故神之著至於如此是氣雖與魄離而神未嘗不卽
鬼而著故聖人因此百物之精而卽命之曰鬼神以合之也
語意純重一合字上人之異於物在百物之精故祭之備物
亦原取百物之精以合之

總論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一節明宰我
問鬼神之事夫子答以鬼神魂魄祭祀之禮又廣明天子諸
侯耕耨及公桑之事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
反古復始不怠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正義

鄭氏康成曰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

順教令也。速疾也。孔氏穎達曰：此明聖人爲鬼神立宗廟之事。聖人以尊名鬼神爲未足，稱其意，故爲宮室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也。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於己，今追祭祀，是復始也。追遠報祭，是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人服從於下，一由此反古復始而教之，故在下順其政令，而且速疾也。劉氏彝曰：所以別其親疏者，立祖禰之道也。所以辨其遠邇者，定宗祧之數也。方氏懸曰：聽言其不拒，速言教之所以神也。慕容氏彥逢曰：親而邇者爲宗，疏而遠者爲祧。此宗祧所以別親疏遠邇也。廟有寢祧，無寢廟，則修除祧則黜。室此宮室，所以別親疏遠邇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

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鯀加以鬱鬯以

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燔音煩燎力召反又力弔反羶鄭讀馨方如字

薌音香見鄭讀羶方如字見閒鄭合爲羶字音閒廁之間俠古洽反鯀音武

案家語無見以蕭光及首心二字

正義

鄭氏康成曰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

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

謂饋食也見及見閒皆當爲羶字之誤也羶當爲馨聲之誤

也燔燎馨香羶以蕭光取牲祭脂也

孔疏詩生民篇取蕭祭脂取蒿及牲縛燒之

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孔疏明堂位文

颺以俠鯀謂雜之兩鯀醴酒也

孔疏士喪禮既夕篇以鯀盛醴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

鯀也或子另禮禮器云君尊瓦鯀

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

報魄以實各首其類

孔疏燔燎蕭光是氣報氣以氣還以馨香虛氣報之黍稷肺肝之屬是實報魄

以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氣魄既殊明設祭

之時二禮亦異既立謂尊名立也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報

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孰之節也建設朝事燔燎羶薌

見以蕭光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

取腍膋燎於爐炭覲謂雜也燔腍膋兼蒸蕭蒿是雜以蕭氣

此三者是報氣也此祭氣是古者尙質之義所以教眾反於

初始總包上反古復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覲以夾鬴加

以鬱鬯謂饋孰時薦此黍稷進肝與肺及首與心雜以兩鬴

醴酒加以鬱鬯言更加以鬱鬯然後薦黍稷也饋孰報魄之

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孰是報魄祭初所加鬱鬯亦是

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報魄不當薦孰之時故云加也以報魄也言薦黍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也相愛用情者上以恩賜逮下下愛上恩賜故上下用情此饋孰時皆以飲食偏於燕飲是教民相愛至謂至極謂報氣報魄二禮備足是禮之至極也陸氏佃曰凡祭朝踐尊而饋食親尊故曰教眾反始親故曰教民相愛方氏慤曰二端既立謂立鬼神之名與宗祧之制也報以二禮謂報氣報魄之禮也建言立其禮設言陳其物羶天產之臭也藿地產之臭也染蕭以腍膋故有羶合蕭以黍稷故有藿燔燎羶藿則蕭與腍膋黍稷并合而見矣故曰見以蕭光凡此皆以臭爲主臭爲陽故曰以報氣也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眾反始

也。甗蓋瓦器有兩甗。故曰俠卽司尊彝所謂閒祀用大尊是矣。言瓦甗之大尊則鬱鬯之爲虎彝可知。不及時祭則舉大以該小爾。以諸物見於夾甗之間。故曰覲以俠甗。又副之以鬱鬯之彝。故曰加以鬱鬯。加與加籩加豆之加同義。宗廟之祭灌而後獻。此於鬯言加者以尊尊而彝卑故也。凡此皆以味爲主而味爲陰。故曰以報魄也。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民相愛於報氣。言朝事則知報魄爲饋食矣。蓋朝事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食以象食時所進也。於報魄言黍稷之類。則報氣有血腥之類可知。然瓦甗之所獻鬱鬯之所灌皆非饋食之事。此則并言之時雖不同其爲報魄則一也。上言反始則知下之爲成終。下言相愛則知上之爲致敬。凡此皆互言。